



开辟战场新空间 抢占战争主动权

——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展地道战的经验与启示

■李光迪

阅读提示

习主席指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永远不能丢，但要把握新的时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特点新要求，创新内容和方式方法，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抗日战争中，地道战是人民战争伟大思想的体现和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冀中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道开辟的战场新空间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既坚持了生产，又打击了敌人。随着太空、网络、电磁、深海、极地等作战领域不断开拓，对新作战领域控制权的争夺正日趋激烈。重温地道战历史，对于不断拓展战场新空间，抢占新作战领域控制权，切实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开辟战场新空间的客观必然

开辟战场新空间，既要把握历史必然性，还要关注现实可能性，是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的统一。

我军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平原游击战经验，在当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利用抗战初期敌后空虚的有利时机，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锻造出意志坚定的抗日武装，发展出高素质干部队伍，与当地群众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逐步摸索出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战术战法。毛泽东同志曾亲笔题词，称赞冀中抗日根据地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这就为我军积极应对日军更为残酷的“蚕食”和“扫荡”奠定了坚实基础。

冀中平原的重要战略地位决定我军要坚持斗争，与山区根据地形成战略配合。冀中平原交通发达，物阜民丰。日军将冀中地区视为其控制华北、实现侵华目标的枢纽和基地。如果我军能够在冀中地区发展壮大，对日军形成有效牵制，就能够大大减轻山区根据地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分散日军伤兵的力量，还可以动员平原地区的丰富资源支援山区根据地的斗争。因此，巩固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不仅在具体实践上可行，在长远战略上也是必要的。

日军的战术调整是促使我军开辟战场新空间的外部推力。从1941年起，日本华北方面军推行更加残酷的“治安肃正计划”，将“蚕食”“扫荡”政策紧密结合，用点、碉、路、沟将冀中根据地分割成2670多个小块。日军凭借其强大火力和机动性，形成地面作战优势，给我军造成很大损失，我军原有的战术已经难以有效应对新的挑战。这就促使我军要探索一种新的作战模式，扭转被动局面。

冀中当地群众挖掘地道的传统是我军得以开辟战场新空间的深厚基础。作为一种战术手段，地道战在我国有着悠

久的历史。地道对于冀中平原的百姓来说并非陌生事物。冀中当地地下水位不高，土壤软中带黏，挖起来不是太费劲也不易塌方。在遭遇土匪抢劫和“兵灾”时，冀中百姓往往躲藏到田野的坑洞中，继而发展为隐蔽洞，俗称“口袋洞”“蛤蟆蹲”。这种简易的地道，既是冀中人民为了保全自己的被迫之举，也是因地制宜的智慧创造，更为地道战的发展壮大、开辟战场新空间提供了可能。

开辟战场新空间的成功实践

开辟战场新空间，往往不可能一蹴而就，更多的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创新发展、迭代完善。

早期被动应对的地道战空间结构单一，尚无法对敌形成有效杀伤。冀中地区起初开展的地道战与秘密地窖没有太大区别，对日伪军采取被动应对的方式。敌人一来，我军民就进入地道躲藏，敌人一旦发现，很难逃脱。在冀中定南县北臧村，就发生了日军向地道灌入毒气，导致我800余名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惨遭毒手。而且，此种被动防御的群众缺乏战斗属性，地下空间和地上空间之间相互隔绝，无法发挥歼敌作用。要想破解掉日军在地面空间作战中的优势，就要将各个孤立的空間打通，将敌人引入我方优势的新空间，在保存自己的同时消灭敌人。

后期主动求变的地道战将战场空间从单一平面拓展到多元立体，创新了战术战法。冀中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总结经验教训，发动广大群众对原有的地道进行改造，开辟地下战场空间，将地道变成既能防御又能进攻的战斗堡垒。改进后的地道被赋予了新属性。首先是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

地道的规模大为扩张，从各户单独地道发展到户户相通，再到村村相通。其次是地下与地上作战空间相互结合。地道与村落中的各种工事相连接，将各个院落和房顶相互打通。第三是以此为依托创新出破除敌军封锁的战术战法。我军由此发展出村 interior 作战、地道联防作战、村落联防作战等多种战术形式。战场新空间的开辟和不同战场空间的联通，使我军住往可以扬长避短，利用地道以少量兵力牵制大批敌人，大大消耗敌有生力量，并在冉庄、米家务等地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地道战经典战例。

体系化地道空间开辟和战术战法创新提升了我军战斗力，进而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从1944年下半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冀中军民在实践中对于地道战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发展出更为宏大的体系化地道战，战场新空间的威力更加凸显。这一时期的地道战不仅有作战设施，还逐渐发展出各类生活设施，使我军可以在更为隐蔽的条件下发展力量、打击敌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评价冀中抗日根据地时说：“最可怕的是地下还有一个冀中。”冀中的地道战令我军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变小兵力为大的战斗力，将日伪军对根据地的地面封锁逐渐打破，把敌人的生存空间压缩到孤立的点位之中。这种开辟战场新空间、实施立体作战的模式令日伪军无可奈何。随着我军大反攻的到来，无数抗日军民从千里大平原的地道中出击敌军，冀中的敌人也走向了最后的末日。

开辟战场新空间的时代借鉴

当今时代，军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异，军事斗争空间也从传统的陆、海、空扩展到天、电、网等多个维度，通过信息系统的桥梁和纽带将其联系为一个网络化的有机整体。这在客观上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地下空间作战问题，以新视角开拓新时代战场的地下新空间。

首先，应加速发展符合地下空间作战特点的新锐装备，以无人化、智能化升级拓展新地下战场空间。地下空间具有隐蔽性强、安全性高、易守难攻等特点，同时也存在氧气含量不足、自然光照缺乏、空间体积有限等缺陷。我国现有的地下战场空间以国防工程体系为主干，其中一些设施修建年代相对久远，已不能充分适应现代化作战的需求。要以未来作战需求为牵引，发展适合地下空间的智能化作战装备，构建能够克服地下空间局限性的无人作战系统，推动地下设施的更新换代。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地下空间作战创造拟真环境，促进地下人机协同作战的建设和升级。

其次，应在多维战场的视域中建设最大限度发挥地下空间攻防能力的新域新质作战力量。随着军事斗争空间向多维度方向拓展，在某一空间的作战不再是某个军兵种的“专属”，打破各个军兵种和作战域之界限成为大势所趋。在提升地下新空间的多维防护属性上，可统筹多兵种力量，建立具备防空、海防、塞防的综合性防卫体系。在提升地下新空间的多维进攻属性上，可在地下战场设置具有高度隐蔽性的战略性武器，或是运用多种作战域的无人战术性作战力量，实现跨域和多域协同，利用地下战场之隐蔽性和突然性，对敌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抢占战场甚至战争主动权。

再次，建立符合国家长远发展和国防战略的地下战场空间体系。地下战场空间的开辟任务周期长、建设规模大、投入资金多、技术要求高。现实中要摒弃“挑战一应对”的认知模式，从具有前瞻性、全域性、多元性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整合优化地下国防工程建设力量，发挥军民地技术合作能效，完善各项技术标准，提升防护设施效能，建立起完备的综合防护和储备储运系统。同时，各类民用地下空间的建设也应调查勘察、总体规划、标准要求上充分考虑到国防需求，为供水、供电、供气、排水以及道路桥梁等重要民生设施快速转入地下隐蔽空间制定应急预案，实现战时条件下的空间快速转换。

群策集

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是作战指挥的不同指挥方式。其中，分散指挥是上级指挥员只明确作战目的、企图、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时限及相关要求等，不规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法，只提供完成任务所必需的力量和资源，由下级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独立自主进行的指挥方式。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最新的指挥信息系统已经实现了战略、战役、战术不同层级的互联互通和战场态势“一张图”共享。指挥员可以通过战场态势图实时感知战场情况，及时掌握不同层级作战实体的任务、位置和状态，并实施指挥控制。但是“战略级指挥、战术级行动”的集中指挥方式并不能完全适用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因此，网络信息体系再发达、战争形态再智能化，作战指挥也需要发挥分散指挥能动性。

战争“迷雾”的本质要求发挥分散指挥能动性。战争的本质是充满“迷雾”和不确定性，这一属性并没有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改变。战争中敌我双方因为对抗都会刻意地隐藏真实，大量使用欺骗之术，因而获得的信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作战指挥就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试图在搞清敌我双方的兵力类型、数量、部署位置、行动状态，预定作战地区的战略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信息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再将这些因素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其实现对上级意图和完成作战任务的影响，从而定下作战决心。为了寻求确定性，各级指挥员和指挥机关需要对所掌握的相关信息进判别，区分相关与不相关、可靠与不可靠、重要与不重要、真实与虚假等，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当战争的规模较小、范围有限时，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尚且可以处理这些信息。随着战争规模和战场空间的扩大，参战兵力增多，武器装备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智能化战争，各种信息数据呈指数级增长，需要处理的信息远远超出人的极限，使得指挥对确定性的追求更加困难。面对战争“迷雾”，即使有指挥信息系统的辅助，指挥员在特定的时间内只能吸收、消化和运用有限的信息，这是人的身体机能属性决定的。因而，还应该将部分作战任务分解赋予下级，由下级自主决策实施。

指挥权责的匹配强调发挥分散指挥能动性。权力的本质是责任，责任是权力正当性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必然逻辑。指挥员被赋予作战指挥权的同时，也必然要承担战争的风险和责任。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特别是在指挥领域的应用问题在学术界掀起一波又一波热潮，军事人员和技术人员都试图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新的指挥控制系统，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指挥员决策，甚至直接替代指挥员下达指令、控制行动，即实现智能化指挥控制，以应对当前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复杂性挑战，提高指挥效能。然而，人工智能可以做决策，但它不能承担风险和责任，这也成了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因而，从指挥权责的分配看，尽管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处理大

量的信息，但最终的指挥决策还得是人，人工智能解决不了指挥权责的分配问题，因为只有作为人的指挥员才能承担战争的风险和责任。因此，面对战争复杂巨系统，海量的指挥信息和巨大的不确定性，指挥员必须重视发挥分散指挥能动性，用任务和意图提供一种内在约束，让下级保持行动自由。这样既可以适应战场态势快速变化，又可以加快作战节奏，从而赢得胜利。

指挥艺术的创造需要发挥分散指挥能动性。指挥艺术是赢得战争的特殊密码，几乎每场胜仗背后都是指挥员高超指挥艺术的体现。指挥艺术是在总体作战企图和任务的统一下，各级指挥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特定的任务和时空条件，创造性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作战矛盾，展现出的高超的指挥才能。分散指挥，是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能动性，创造指挥艺术的重要形式。如果一个指挥系统不能有效分散权力和责任，不能调动组织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势必导致效率下降，更别谈创造指挥艺术了。历史上很多成功的指挥，往往只向下级明确任务和意图，由下级根据现实情况自主决定完成任务的方法。战争实践证明，绝对的集中主义和绝对的分散主义都是错误的。战略上的集中统一指挥和战役战术上的分散指挥，在未来战争中依然拥有强大生命力。

把握“内外结合”新要求

■张军强 郭福港

挑灯看剑

“内外结合”是内线与外线结合的兵力运用方式，是传统用兵之道。“内线作战”是以己方为中心在多个方向对敌的离心作战态势，“外线作战”是己方多个方向对敌中心的向心作战态势。虽然现代战争强调“非线性”，已无固定战线，但以己方为中心，还可将整个战场空间分为内线与外线，并赋予“内外结合”新内涵新要求。

在力量布势上内线分布部署、外线相对集化。内线作战空间以己方为中心，外线作战空间以敌方为中心，相较于外线作战空间，内线作战空间较小。要处理好这一矛盾，一方面，需着眼敌方网络联通、火力打击、兵力机动等能力，最大限度拉开内线作战力量距离，在降低敌打击效能的同时，依托精干兵力在内线有限空间中展开机动作战，以动牵敌、盘耗敌方精力资源；另一方面，需要扩展内线作战空间，适时利用外线精干力量打到敌方内线去，这就要求外线力量在分布式部署的基础上，遵循“集中优势、体系破敌”的原则，依托高效的网络信息系统，随时聚合作战能量，对敌体系重心展开毁灭性打击，力求一击制敌。

在指挥模式上内线集中决策、外线任务指控。内线作战因在己方腹地作战，稍有不慎就会陷入被动，需要保证指挥的权威性，而外线作战在敌方

腹地作战，需要指挥员能够快速处置突发情况，发挥指挥的灵活性，这一辩证的需求催生了内线集中决策、外线任务指控的指挥模式。内线集中决策是着眼保证指挥决策的权威性，根据作战需要，上级指挥力量可越级对内线作战的重要力量实施指挥控制，确保指挥员意图正确实现。外线任务指控，就是着眼充分发挥外线指挥员及指挥机关主观能动性，采取任务式指挥的方式，明确作战对手情况、作战任务及相关保障资源，由下级指挥员及指挥机关自主地展开作战筹划、组织实施作战，提升外线作战时效性。

在保障方式上内线多点靠备、外线灵活供应。内线作战背靠己方，有足够的保障力量及保障资源展开弹药供应、军需供应等，外线作战面向敌方，保障力量及作战资源等深入敌方，易遭敌打击破坏，且将作战保障资源集中式存放易遭敌打击，这些严峻挑战对保障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在内线，要能够将弹药、维修、军需等保障物资隐藏分散部署，加强伪装防护，综合防卫等力量，降低敌打击破坏风险；同时也要根据作战消耗精准测算相应物资消耗，对作战保障物资进行预编预置。在外线，对专用保障物资，按照“主战+保障”的方式模块化编组，增强保障物资自持能力；对通用保障物资，可依托内线保障中心，运用物联网、大数据预测等技术，预测统计物资消耗需求，智能选定预置预储点展开直达供应。

以系统思维方法推动作战理论研究

■陶立民

谈兵论道

“军事理论现代化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军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先导作用。”当前，信息化智能化作战，是数量巨大、相互作用的指挥实体和行动实体，运用大量信息化和智能化武器装备在陆、海、空、天、电等多维空间同时展开的对抗作战。它既不是仅基于武器平台之间的对抗，也不是各大武器系统“刚性”组合式对抗，而是两大复杂自适应系统之间的“柔性”对抗，作战方式呈现出非线性，作战力量集成为涌现性明显的复杂系统，作战行动表现为适应性极强的自组织行为，作战战场形成流动性很大的网络化空间，其复杂系统特征已然明显，信息化智能化作战理论研究创新发展迫切需要拥抱系统思维方法，把握系统思维的方法论精髓，注重整体描述与局部描述相结合、定量描述与定性描述相结合、确定性描述与不确定性描述相结合。

强调局部分解描述的同时，注意从整体上认识与把握信息化智能化作战问题。古代研究和实施作战的方法论本质上是整体论，强调从整体上把握和描述作战事物。机械化作战主体方法论是还原论，主张把整体分解为

部分去研究，突出表现为以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为代表的分析重构思想，即按照还原论的线式分析思维方法，将战争看作是一个由无数细小的格斗、战斗组成，若干次战斗组合成一次战役，若干次战役组成一次战争。先研究每一次细小的格斗和战斗的特点规律、实施方法，再扩大到大的战斗、战役，直至战争。这种战争问题的研究处理方式与工业时代机械化生产方式相对应，与机械系统的组合作用原理相吻合，在这种分解作战方法论思想的指导下，机械化作战理论有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法，取得巨大成功。但随着现代技术日益发展，作战实践越来越信息化、智能化和复杂化，复杂系统特征日趋明显，仅仅靠分析重构方法显然不再够用了。不还原到作战要素层次，不了解作战的每一个局部细节，我们对作战体系的整体认识只能是直观的、笼统的；没有对作战体系的整体把握，我们对作战的认识只能是零碎的、机械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从整体把握作战的特点、解决作战指导问题。为此，对信息化智能化作战进行研究，要把整体描述和局部描述结合起来，既要用局部描述对其进行全面分析，弄清系统每个构成要素，确定系统中的元素或组分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相互关联起来的，明确作战系统所处的环境和功能对象，

系统和环境如何互相影响；又要用整体描述把握系统整体涌现性，利用直接综合、统计综合或更复杂的综合方法对信息化智能化作战体系进行有效的综合分析。

追求精确化定量描述的同时，回归强化定性研究处理信息化智能化作战问题。任何系统都有定性特性和定量特性两方面，定性特性决定定量特性，定量特性体现定性特性。只有定性描述，对系统行为特性的把握难以深入准确。但定性描述是定量描述的基础，定性认识若不正确，不论定量描述多么精确漂亮，都没有用，甚至会把认识引向歧途。定量描述是为定性描述服务的，借助定量描述能使定性描述深刻化、精确化。定性描述与定量描述相结合，是信息化智能化作战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冷兵器作战由于其作战的程序简单、涉及的作战力量单一、作战谋略性强，只要把作战的一般规律运用灵活，充分发挥作战谋略就能取得作战的胜利，为此，定性描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机械化作战由于其程序性、规范性和力量规模的加和性，流水线式的作战与大工业机器作业一样，需要提供完美的定量描述，为此，产生了作战运筹学等精确化、数量化的描述科学。然而，随着信息化智能化作战系统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复杂，仅仅用量化描述将越来越困

难。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系统思维要求重新评价定性方法，反对在作战系统研究中片面地追求精确化、数量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那种不能反映作战真实特性的定量描述不是科学的描述，必须抛弃，要注意把定性描述和定量描述结合起来。

注重确定性描述与不确定性描述相结合，研究与处理信息化智能化作战问题。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有很多种类，如随机性、模糊性、信息不完全性、歧义性等。自从牛顿力学创立以来，科学研究逐步发展出两种并行的描述框架。一种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确定论描述；另一种是由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发展起来的概率论描述。现代系统思维的总体发展越来越要求把两种描述框架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新框架。机械化作战往往表现出程序性和线性，在时间上按照作战进程分作战阶段，在空间上按照几何规则图形进行纵深梯次描述和研究，往往追求其确定性和平衡态；而信息化智能化作战呈现出非线性、不确定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特征，可以按照系统思维的混沌理论、远离平衡态以及模糊理论等进行抽象和描述。把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描述方法结合起来，既要做到在具体作战行动上寻求精确的方法手段，又要在作战的总体把握上运用现代系统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寻求不确定性的表达和描述。